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四

新安江　永愼修新編

古賢部

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事無考故不入此部

老彭

好覽古籍 呂氏春秋老彭陸終氏之三子至殷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及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覯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綏以德行不任以言一云姓籛名鏗

伯夷叔齊

墨胎［路史］禹封怡是為墨胎湯初析封離支是為孤竹［漢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注］蓋伯夷君之國君姓墨胎氏

讓國而逃［史記］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

諫伐而餓［又］及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一說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而去隱於首陽山或告曰亂云在郿父師在夷倦孤竹而

君之以夷煽王燼病可復也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也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以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逸書云汲冢書今汲家書無此文姑識之（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非

遷則（左桓二）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注）蓋伯夷之屬也 得夫子名益

彰（史記）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泰伯虞仲

作邦作對（大雅）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也對猶當也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 帝天 大

伯不從（左僖五）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 大王子以世次計為昭不從父命

伯夷叔齊 : 泰伯虞仲

俱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

奔荆蠻

〔史記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王季之兄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蠻以立季歷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　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吳越春秋〕託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

端委贏飾

〔左哀七〕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大伯仲雍俱適荆蠻遂有民衆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安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按斷髮文身自是吳越之俗猶之蠻俗雕題舊說人水避蛟龍害者非是故引杜註削以辟災害字又按此言太伯端委仲雍贏飾而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史遷之疎謬也泰伯不可用文身非

周任

立言（論語註）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疏）周大夫與史佚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 按論語所引外一見於隱六年傳云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一見於昭五年傳云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一見於家語云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是能立言者又或云商太史則疑殷庚所引遲任有言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恐或是一人耳

夷逸

輕身肆志（補考）夷逸隱居不仕輕身肆志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乎

朱張

子弓　論語疏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按王弼說未確荀卿論大儒兩以仲尼子弓並言亦不足信也荀子說今不錄但存子弓之字耳

柳下惠　魯公族展氏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後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

犒師受命　左僖二十六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

災昭舊職也汝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展禽柳下惠展喜之族〔魯語〕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爲小而祟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濟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　病病不能爲辭也乙喜即展喜

論祭爰居

〔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

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兹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道

知弗忌有殃〔文〕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昭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逆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及其葬也焚煙徹于上

岑鼎不棄信〔呂氏春秋〕齊攻魯以求岑鼎魯與之齊侯不信而反之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鼎請與之魯君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因為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　一說齊求魯岑鼎魯與之贋鼎齊人知其詐也曰以柳下惠之言為信柳下惠曰奚

不以貞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辭曰吾亦愛吾聞

嫗女不亂

〔家語〕魯人有獨處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文仲下展禽

〔左文二〕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　文仲知惠之賢而使在下位

誄惠

〔列女傳〕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

死士之壟

〔戰國策〕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

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有能得齊王頭者封侯賜金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少連

善居喪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云云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按龍子事無考列子有龍子謂文摯愈已疾孔叢子有龍穆好飾辭說與衛公叔戍友未必是一人且皆無與於孟子所述今不錄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四 畢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五

新安江　永愼修新編

聖賢部上

孔子

始生〔家語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後也成王命微子國於宋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立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

按華父督殺孔父在魯桓公二年豈至曾孫而始避禍奔魯乎疑家語誤〔又〕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紇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乃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小曰徵在妻之徵在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邱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

襄公二十一年穀梁傳十月庚子孔子生同年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按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公穀近孔子皆謂生於是年疑得其實經書十月庚辰朔日食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遷敘事舛錯者非一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孔子生年當以二傳為正月日當以穀梁為正論語序說生年因史記二十二年庚戌而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繫之則偶失檢而誤也庚戌歲十一月當甲辰朔無庚子先聖生年既參差後敘事有年可考者但紀魯公之年無者缺之又按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亦作鄹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縣南六

十里鄉以山爲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史記正義云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又按孔庭纂要等書有麟吐玉書二龍繞室五老降庭諸祥及三十九表異質今皆不載○附考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詩序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鄭箋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檀弓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父卒

家語孔子三歲叔梁紇卒　按是時孔子父殯於五父之衢後乃與母合葬於防刪葬於防三字說見後○附載家語陬大夫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左襄十諸侯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紇郰邑大夫言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

陳俎豆

史記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

設禮容

娶亓官氏 家語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生伯魚 又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爲委吏 史記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 索隱曰有本作委吏 趙岐曰主委積倉庫之吏

爲乘田 又嘗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母卒 〔歷聘紀年〕二十四歲母顔氏卒

合葬于防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 按不[illegible]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爲句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殯魯城外五父衢孔子不知其爲淺葬見者亦皆以爲已淺葬孔子於是審愼而不敢輕啓蓋意欲從周人之合葬如其已淺則不可輕動也後乃知其爲殯而非葬由問於郰曼父之母而知之

於是將其殯與母合葬於防記文本加甚見儒誤讀不知其墓四字為句遂生妄說且被愼爵引後人淺駁記文此句讀不明之過也近世高郵孫氏護孫著檀弓論文始得其讀先聖之誣始釋〔又〕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既祥

〔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學官

〔左昭十七〕郯子來朝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詳見典林官職部

學琴

〔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

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爲人也有閒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焉曰邱迨得其爲人矣近黯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也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黜黙覩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樂拱而手薄其心

仲孫

學禮

〔左昭七〕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

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弗父何適嗣當立讓弟厲公俯其於傴僂其於嗅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按史記不考僖子卒在後此傳為終言之而適敘此事於十七歲諸書皆承其謬今以杜註正之

周問禮訪樂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少而好禮汝必師之今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 老聃老子萇弘周大夫按昭二十四年癸未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有從老聃助葬過日食之事則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

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耳問禮老聃曾子問篇言吾聞諸老聃者四章是其遺言若史記老子傳所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多慾態色與淫志世家家語所謂好議人發人之惡此豈所以告夫子故卽老子猶龍之與疑亦爲老氏者增飾之辭今皆刪訪樂萇宏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有闕諸萇宏之言○附藏家語辯樂解篇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非聖人之興者乎

觀周家語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又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

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孔子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觀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反魯

〔反〕自周反魯道彌尊

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又〕孔子曰
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適齊

〔史記〕昭公
奔齊魯亂

孔子適齊　按世家敘適齊於昭二十五年是也謂
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則未必然歷聘紀年藺
此無適齊之事猶二十年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
虞人不在有論虞人語蒸在齊間而論之而家薛正
論解謂孔子在齊非也年諸於三十一歲當昭二十
一年書齊景公遣使來聘孔于適齊三十二歲在齊
辭蘇郁三十三歲在齊對攢王燗炎恭四史記而謨
也世家叙事錯謬既以適周事叙於昭二十年之前
又於昭二十年云孔于蒸年三十齊晏公與晏嬰來
適魯團秦繆公齊以觸孔于對之而景公說年諸遂
意明年有來聘適齊之事考之左倬昭二十年齊侯
吟遂蝉興而不繆十二凡疾瘳而川沛何嘗行適魯
之事發齊侯來而存秋不背
孚家諸亦賊此事今虛制之

閒韶

〔儀禮鄉〕孔子至齊
郭門之外遇一嬰

兒教一術相與俱行其觀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此也

釐廟災

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在右白周適至言先王廟災公覆問災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釐王變文武之制作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俄頃左右報曰釐王廟也公驚起再拜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按此事姑撤之釐王至敬王十世廟當已毀如未毀宜言親盡不毀當災乃為為之說何也且億中之事聖人不貴私論或一及之崇以此焉明於君前疑後人因在陳開柩倚廟災之事增飾為此耳

○附載家語齊有一足鳥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腳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

為災頭之大霖雨水泛溢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辭廩邱

又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邱亦甚矣

尼谿沮封

史記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按孟子言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而歷聘紀年子在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於齊子死嬴博間而夫子往觀葬葬自齊往觀嬴博間

近魯境也然則自齊不過一年可

辨羵羊

魯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按地生羊後世亦有之見本常夫子雖不語怪因問而告可也或疑此事可不必○附辨按定公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年譜敘羵羊事於昭公末之年已誤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見左傳而家語云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敘而救爲年譜遂敘宰中都於四十七歲是時陽虎方張豈夫子往之職且陽虎塗中之詐又何爲也此誤比矣今前敘璵璠事而敘宰中都於定九年乃得其實

不仕

史記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執懷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附載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守廟

者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明主以爲至誠顧謂弟子試注水焉注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歎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公山〔史記〕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召**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齊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久溫溫無所試欲往子路不說然亦卒不行　按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爲畔其實未嘗據邑興兵也論語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因此爲文其實非共執也不狃自在費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爲前驅以監之耳虎奔在九月不狃之召蓋在其後明年爲中都宰矣

爲中都宰

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　按世家叙于陽虎奔齊之後據紀年在五十二歲是定公九年也

爲司空

〔又〕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按魯三卿孟孫爲司空此爲司空之貳也在定公十年

爲大司寇

〔又〕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按大司寇下大夫也亦定公十年

溝合昭公墓

〔左〕定元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闕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意如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家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相夾谷

〔左〕定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

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

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

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

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

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

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

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

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

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

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

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

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按夾谷事以左氏爲信穀

梁史記家語皆有斬侏儒事穀梁云以是見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於頰谷見之矣此陋儒之見也夫子以

言辭卻萊兵判哉書其辭淳禮亦所以破其兵劫之故智其義剸不可當矣奚必以斷除僞爲武哉且聖人不爲已甚果斷除僞則爲已甚即不生意外之變齊人未必肯服義也諸家無識拾左錄史今正之

齊歸田

〔春秋〕定〔十〕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田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史記〕景公歸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謝以實小人有過謝以文於是歸所侵魯田以謝過　按此齊人服義而賤夫于戚舊之言也

斷獄訟

〔家語〕孔子爲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誅少正卯

〔家語〕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子貢問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誅之或者爲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

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此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按朱子不信此并序說衡行誅少卯傳疑也今姑節錄未敢信其必有

赦父子訟

〔又〕爵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孔子喟然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墮都

〔春〕秋定十二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羊〕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左〕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

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　孔疏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郈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家臣數叛仲由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介毀壞其城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近此計但傳稱費人襲魯仲尼在焉是孔子如其事謂與之為是故不禁也

政化大行

〔家語〕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販羊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附辨按家語史記皆云為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相乃是相禮如

夾谷相質論語趨進翼如賓退復命是也若魯相自是三卿執政自是季氏夫子是時但言之而從公羊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耳未嘗攝政事也今攝行相事誦亦削之

國人謗誦

孔叢子為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鄉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韠音畢蔽膝也戾罪鄉過也俗本韠作鞞釋為刀鞘者誤

齊歸女樂

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家語作舞容璣討舞而名

去魯適衛

又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

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人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何言師已以告桓子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遂適衛主顏濁鄒家

按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為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開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常在春故繫不書當以衛世家為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筆間蒐比蒲諸秕政郈作尤可見聖入在位之有神也

龜山猗蘭

琴操孔子去魯作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

我無斧柯龜山奈何又作猗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致粟史記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

按史記謂有譖孔子者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以兵杖脅之孔子恐得罪而去不足信

懼匡

又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

缺謂昔所彼攻缺敗之處也家語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將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邱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邱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按匡圍從史記解圍從家語史記謂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大謬

反衛史記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按

此當在定十四年○附載［附考］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見南子

［史記］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去衛

［又］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去衛

適宋

［又］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去衛過曹適宋地相接也然史記云是歲魯定公卒則是十五年恐不

然據年表及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定十四則此當是十四年又年表宋世家孔子過宋當在宋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公三年則又不合疑三年在陳非過宋時又莊子言伐樹於宋檀弓所謂大樹也

○附載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適鄭

史記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舊解爲有喪家之狗不見飲食纍然不得意今按喪當讀去聲言周遊四方若失家之狗無所歸也

至陳

又至陳主司城貞子家 按孟子言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而史記陳湣公名越春秋作陳哀公所記異也據年表陳世家至陳當定十四年於是子貢反魯十五年春有觀邾子執玉之卑五月公薨夫子言賜不幸言而中

在陳青之也史記云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會稽哀公元年丁未事

辨骨節

又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主者客曰防風何守曰汪罔氏之君守封嵎之山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　按此事魯語家語皆載皆言吳使使來聘且問史記與濟年事類聚於定五年今據越棲會稽在哀元年移於此稱諸家語皆作汪芒氏漆姓

辨楛矢

又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道通九夷百

蠻使各以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按魯語家語皆作陳惠公是時未嘗至陳今從史記作湣公楛木名以石爲鏃長尺八寸

去陳

〔又〕孔子居陳三歲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　按吳侵陳哀元年八月事也定十四年至陳至此是三歲矣去陳當即在此年史記云會晉楚爭強更伐陳是時晉楚未嘗更伐陳又以孟子所記歸與之歎在此時朱子辨之說見後今皆刪之

過蒲

〔又〕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有勇力曰吾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適衛

〔又〕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云云　按此適衛在哀元年二年閒史記此下有

孔子行三字又叙佛肸尚費叛非也是時夫子未行

佛肸召〔又〕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

臨河不濟〔又〕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殺之邱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邱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　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作槃操琴曲名家語詰其詞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卒我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黄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反衛〔又〕反乎衛主遽伯玉家

去衛如陳〔又〕他

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哀二年也朱子曰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又後孔子如蔡及葉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今按〕朱子之辯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蔡哀四五年閒自陳如蔡之時此皆以陳蔡之地望及時事參考之陳即今之陳州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哀二年大子適陳是年十一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五六百里中閒隔絕

不得言陳蔡之閒也昭侯既遷哀四年二月被殺於公孫翩放殺其黨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是時蔡方有亂夫子肯不至其國且自陳至州來又自州來折而西北至蔡相距甚遠何為僕僕如此然則夫子未嘗至州來也其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州楚故如蔡如葉救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亦就葉公與蔡國無涉也州來距上蔡七八百里而謂陳蔡大夫發徒闈孔子于眞傳聞之妄矣今絕徵事雖不從史記家語而猶敘於去陳如蔡時故詳考之如此

知桓僖廟災

春秋哀三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家語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矣功德不足以存其廟

而爵不毁是以天災加之殆使至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魯召冉求

(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

朱子曰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遷蔡

(又)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

哀四年也按此時上蔡已屬楚而史記猶叙蔡事非是遷蔡蓋就葉公說見前

阨陳蔡閒

(又)陳蔡之閒孔子絕糧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

仁聖人之不我信也吾未知聖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家語絕糧七日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明日免於厄　按史記叙於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之後作哀六年史記家語皆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辨其非分叙於自陳遷蔡時削陳蔡大夫之章盜道塗閒資用乏絕不必有兵圍也衞註孔安國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兵圍之事孔氏已不信矣

自蔡如葉

史記齊景公卒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哀六年也按葉公所治地廬蔡地亦其所屬夫子告以近說遠來其以是

典

去桀反蔡

（文）去桀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按論語先記楚狂次記沮溺丈人史記於此叙沮溺丈人而楚狂事叙於楚昭王卒自楚反衛之時不必然也如蔡如葉皆楚地何必不先過楚狂

子西沮封

（文）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夫文王武王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邱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按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然則此里非延長之里朱子疑書社地七百里無此理懸謂此史遷屬辭之不善耳當云書社七百如在傳書社五百荀子書社三百之云則無疑矣今存其本文論之○附載家語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所謂萍

實者也昔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是以知之　按商羊萍實等事文家通用今亦救之不必論其有無可也

自楚反衛

史記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魯哀公六年也　按當衛出公輒時孟子所謂公養之仕也但孝公之諡與史傳不合耳

論正名

(文)是時衛若輒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云云

幣召歸

傳　(文)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康子逐公華公賓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按孔子世家以定十四年去魯至此十三年魯世家定十二年去魯則十五年

今此言十四歲是定十三年去魯爲得其實（左哀十一）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不對田賦

（左哀十一）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邱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修詩書禮樂

（史記）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禮記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云云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按夫子未嘗刪詩詩亦自有衍聲而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

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史遷之妄說

讀易

又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論司歷過

左哀十二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按此年未嘗失閏十二月火已伏其螽者時燠也失閏在明年季孫與夫子問答當是明年十二月螽事傳誤係之此年別有詳考此言其略

獲麟

春秋哀十四春西狩獲麟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按泣麟之事杜撰不取然或因傷感而出涕理亦有之朱子亦有反袂究迹涵之語今兼載之孔叢子乃作歌曰唐虞之世

麟鳳遊兮非其時兮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

作春秋

史記乃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周親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賤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公羊哀十四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杜預曰時無明王出而麟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小邾射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條以續所

修之繹

請討陳恆

左哀十四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邱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卒

續經哀十六夏四月己丑孔邱卒　按四月己丑當為十一日也時魯歷與衛歷不同衛蒯聵入衛事傳依衛歷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歷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四月有己丑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非也杜又云曾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今據公穀二十一年生當為七十四先儒考核不精便聖師生卒年月日不明今正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

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邱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哀公誄

檀弓哀公誄孔邱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按此記者刪改之詞原誄詳哀公喪

葬禮

家語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唅以疎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

按此飄檣乃加司儀禮襲無冠琡而此有之此為可屍後人有疑縱用三王禮為僭者不然當時二代禮兼存未

嘗有禁令不許行川也其時門人必熟識而後行豈以僭事聖師哉〔檀弓〕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門人服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家語〕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絰子夏曰人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若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史記〕喪畢或說或夫惟子貢廬於墓六年

六藝折中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五終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六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聖賢部下

顏淵

庶幾〔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初九能復於善不祇於悔

門人日親〔家語〕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

王者之相〔又〕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農山言志〔又〕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子

曰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子曰勇哉子貢進而言志子曰辯哉回退而不對子曰汝獨無以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鬭戰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選焉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

接韓詩外傳云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此後人摯擬之詞顏子嘗聞為邦用則行舍則藏豈終不願仕哉又莊子心齋坐忘異端假託之說尤當擯

早卒

〔史記〕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

夫子喪顏淵

〔檀弓〕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

饋祥肉

〔又〕顏淵之喪饋祥肉

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

附驥尾

（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若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因孔子而名彰

曾子

問孝

（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詳孝經（家語）曾參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作孝經

論孝

（祭義）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

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又〕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

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
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
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
謂禮終〔又〕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
憂色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內則〕曾子曰孝
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
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
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大戴禮〕曾子
曰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
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又〕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
小愈禍生於解怠孝衰於妻子〔又〕曾子疾病曾元抑
首曾華抱足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
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

設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聞變禮

按曾子問一篇皆問禮之變難處之事

芸瓜受杖

（家語）曾子芸瓜誤斷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久之乃蘇欣然而起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令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怒曰參來勿納也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殆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參聞之謝過

出妻不取

（又）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聲歌出

金石（莊子）曾子縕袍無表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若出金石

辭邑（家語）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又家語有不就齊聘事說非實刪之

執親喪（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詳子思

讀喪禮（韓詩外傳）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

責子夏三罪詳子夏

襲裘而弔詳子游

論出祖詳子游

論負方詳子游

論晏子知禮詳晏平仲

易簀（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

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簀簀也華畫飾美好睆節目平瑩呼驚歎聲朱子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閔子騫

諫留後母

（孝）損事（賢）閔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絖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其後母亦悔待三子如一

按此事亦見韓詩外傳

云

服事致仕〔公羊宣元〕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三年喪已練除首絰存要絰言古者不敢斥君卽近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喪畢哀未忘〔家語〕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何也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按詩素冠篇毛傳亦載子夏閔子事略同而檀弓云子夏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子張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孔疏謂當以家語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爲能使彈琴不成聲而閔子則至孝之人也今錄家語

芻豢色〔韓詩外傳〕閔子始見於夫子有

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之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問政

（家語）閔子騫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　按家語言閔子爲費宰而問政非也

冉伯牛

有惡疾（家語）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仲弓

父不肖（家語）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冉雍之行**（又）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問刑政**（又）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子曰，聖人之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

宰我

利口辯辭

〔史記〕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又〕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家語〕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不敢見焉。

言近類

〔備考〕宰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與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遜辱君之既。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問鬼神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問五帝

德〔家語〕宰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夫子告之既而曰予非其人也

子貢

有口才〔家語〕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孔子嘗詘其辯

鬻財連騎〔史記貨殖傳〕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家累千金〔索隱〕廢著者猶居也廢舉猶廢著謂停貯也漢書作發貯與時轉貨貲買賤賣貴也家語作轉化資

問禮〔仲尼燕居〕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問喪

（禮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觀蜡

又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若狂言飲酒醉甚

疑說驂

說音脫（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問宜歌

（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

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不與仲尼

〔韓詩外傳〕齊景公問仲尼其聖何如子貢對曰不知也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抱泰山其無損亦明矣

說不若已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言而中

〔左定十五〕春邾隱公

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七年務伐邾以邾子益來是近亂而亡也

辭吳召 又哀七公會吳于鄫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道長言長大於道路

相叔孫受賜 又哀十一戰于艾陵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

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子貢衛人故稱衛賜州仇叔孫武叔

對尋盟

又哀十二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尋鄫之盟尋溫也寒冷也

辭衛侯

又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使齊歸成

又哀十五冬及

齊下了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
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
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
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
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
而進之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
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
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
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
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公孫成公
孫宿也前年宿以成叛
人于齊病之病其言也

聞歌泰山（檀弓）

孔子蚤作負
手曳杖消搖於門
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
由逕趨而入　詳孔子

識誅

子詳孔

論衛出公

十六衛（左哀二）

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他日請念

又哀二十七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盟于平陽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壞于恥從蠻戎盟因思子貢傳言季孫不能用子貢隔難而思之文于叔孫

按左傳所載子貢事如此家語史記有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此戰國策士之談必無此事也今削之又家語子貢嘗爲信陽宰附識於此

冉有

省物勤己【家語】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冉求之行也

將伯高喪【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攝貸也伯高非與孔子厚者贈之太過是不誠

申以冉有【又】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使二子繼往欲觀楚之可仕否

康子召【史記】季桓子病謂康子必召仲尼康子立欲召之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所爲諸侯笑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

帥左師【左哀十一】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訓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

曰告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武叔知求非己不欲戰故不答師入齊軍求之師獲甲首亦

求所得義也言能以義勇以詳孟之反

言召孔子

[史記]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性之乎學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家語]孔子在衞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反魯

訪田賦

[左]哀十一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邱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　詳季康子

弔景曹

[左]哀二十三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緐乎

景曹宋景公母元公夫

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肥康子名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

子路

初見〔家語〕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對曰好長劍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又〕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孰肯以非告汝乎〔史記〕子路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請為弟子

惡言不聞〔史記〕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傷貧〔檀弓〕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

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家
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事親**語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積粟萬鍾累茵
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
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檀弓〕子路有姊之
盡力死事盡思者也**不除姊喪**喪可以除之矣而
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
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
遂除**笑朝祥莫歌**〔又〕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
之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
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
月則其善也祥大祥也又多乎哉言自此夫可歌
之日**鼓琴**〔家語〕子路鼓琴孔子聞之曰甚矣由之不
無多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

人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子路懼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知禮

禮器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正祭事尸於室外人將僕至于內人於戶受之

既祭饋尸於堂，堂下人送僎至階，堂上人卽階受之。子路識禮之宜，略煩文而全恭敬，故善之。

墮三都

〔家語〕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三都：季氏費，叔孫氏郈，孟孫氏成。定公十二年。事詳孔子。

去魯

〔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顏淵爲行者言之，子路爲居者言之。

治蒲三善

〔家語〕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偸也至其庭庭甚淸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辭要小邾射

射音亦〔左哀十四〕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射小邾大夫句繹邑名子路誠信故欲得相與要誓而不須盟濟成也

謂陳瓘善魯

〔又哀十五〕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弟謂陳成子也

結纓死難

〔又〕衛孔氏之豎渾良夫與大子蒯聵入迎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

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子路爲孔氏宰食謂食其祿

孔子覆醢【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不忍食也【公羊】哀十四子路死子曰天祝予　祝斷也

子游

偃之行【家語】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問夫子何歎**【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
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邪未〔又〕言偃復問曰
之逮也而有志焉　英謂英賢闕禮如此乎禮之急
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
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
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
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夏時夏小正之書坤乾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仲尼
燕居言游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闕舍孫立
與子曰然　領惡全好猶云釋回增美質
子〔檀弓〕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服伯子曰仲
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

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禮也

問喪具

又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惡乎齊言何以為厚薄之齊

裼裘弔

又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喪禮主人未變服弔者吉服裼裘既變服襲裘加絰於吉冠曾子徒知喪事為凶不知始死猶從吉

弔司徒敬

又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服議文子

又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

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惠子衛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爲非禮之服又就家臣之位以譏之

論奠方

〔又〕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儀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奠又無席曾子爲時如此將以爲禮記者正之

論喪踊

〔又〕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

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
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
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
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有子言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猶子之慕欲去之
子游言制禮酌人情而為之節文微情者殺其太過
以故興物者不使其不及若直情徑行則非中國禮
義之道猶讀為搖動搖身體也舞斯慍哀樂相生也
皆同蹠
病也

以禮許人

文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
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
專以禮許人。禮襲尸當於牀子游不稱禮而專
輒許諾如禮自己出汰譏其矜大叔氏子游別宗

言

大功

文公叔木有同母與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
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與父之昆弟死問
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
親兄弟期同母與父者當降大功子游是也

言

出祖〔又〕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祖爲柩祖行也池柩飾也主人榮曾子之弔已祖鎮定柩飾復推柩而反以受弔子游言喪事一節遠於一節豈可推柩而反曾子始悟其非言子游所說出祖勝於我

言文氏中禮〔又〕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無此禮而爲之禮其舉動皆中節

擯由左〔又〕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時相禮者多由右子游正之

知夫子有爲言〔又〕子游曰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喪之欲速

子游

負為微叔言之也詳有若

學得菁華　宋子子游祠堂記吳公豪傑之士南方之學得其菁華者耶子游吳人

子夏

習於詩　宋謚下商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安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

詠先王　韓詩外傳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燦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也

識書　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夫子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誌之於心不敢忘也

聞五至三無

孔子閒居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聞三無私

〔又〕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聞損益

〔家語〕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

曰夫子何嘆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

義勝肥【闕里志】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與賢己者處 許子貢

恡於財【家語】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馬鬣封【檀弓】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

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封築上
爲墳也斧上狹如刃儉而易就俗謂之馬鬣封一發

業西河

〔史記〕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又〕魏文侯受子夏經藝

論樂

〔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

而不同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喪服傳

儀禮喪服疏傳者不知誰人所作人皆云子夏所為案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其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為孰謂之等今此傳亦有之必為子夏作也

辨三豕

家語卜商衛人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尚詩問政焉

喪子喪明

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

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疑女於夫子使人疑夫子無異子夏

石室 〔水經注〕西河有石室子夏讀書處

子張

資質寬沖 〔家語〕顓孫師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除喪而見 〔檀弓〕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問政 〔仲尼燕居〕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

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

信庶幾

〔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曾子哭

〔又〕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曰我弔也與哉

有若

言似夫子

〔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

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
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
宫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
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
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
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
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
欲速貧也○
喪失位也

既祥變吉

又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大祥後即以絲爲屨以組
爲冠纓皆識其變吉之速然蓋
爲疑辭恐記者亦是得於傳聞

欲去喪踊

又有子與
子游立見
孺子慕者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
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詳子游

論與子游

知禮

詳歲
乎仲

與三百人

左哀八吳伐我舍於庚宗遂次
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從七百人三踰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微虎魯大夫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終也終得三百人有若與甚三百人中○附辨按子夏諸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而曾子不可其非當止矣史記謂相與共立為師他日以月宿畢不雨南罷有孔子事問有若有若無以應弟子叱避席其事誕妄今不載

南容

以智自持

家語南宮縚以智自持世清不廢世濁不汙獨居思仁公言思義　按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言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遂云論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

矣而左傳名謚參謚又云仲孫閱豈一人而四名可疑二孔子往魯族姓頗微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遊從孔子時定已娶僖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禮記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仲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可疑四此說有理凡舊引南宮敬叔事今皆削之

子賤

爲單父宰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子賤曰敢不承命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薄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

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父事兄事友事師事

〔又〕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

鳴琴而治

〔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吾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則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百姓不忍欺

〔家語〕宓不齊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

予大 **引善書肘** [說苑]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

原思

貧非病 [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何病原憲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一說華冠作樺冠應門下有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

不苟合當世 [史記]季次原憲閭巷

人也讀書慎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

季次孔子弟子公晳哀

子羔

高柴之行 [家語]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

執親喪 [檀弓]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爲成宰 [又]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蠶背殼似匡范蜂也蟹之匡非爲蠶之績蟬之緌非爲范之冠以喻成人之服衰非爲兄而爲子

皋也又一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庚償也買道而葬恐後爲例難爲繼此邪蠱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非文飾之辭也按爲政有禮不爲小仁不償正爲得體舊註訓恃寵虐民者過矣

對食祿

雜記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食祿當何君時文公至哀公七君

不徑不竇

家語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曩者君治臣以法臨當論刑愀然不樂君豈私臣哉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避難

【左】哀十五衛蒯聵入迫孔悝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曾皙

倚門而歌

【檀弓】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按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是時孔子十八歲論語序曾皙於子路後子路少孔子九歲則是時曾皙尚未及十歲豈有倚門而歌之事豈記者之失與抑有此事而非季武子卒與

杖擊曾參

詳曾子

顏路

愛學闕里〔家語〕顏由字子路顏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

漆雕開

不樂仕〔家語〕漆雕開字子若習尚書不樂仕 按漆雕憑別是一人俗本備考引入誤甚

公西蒧

閑賓主儀〔家語〕公西赤魯人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篤雅有節〔又〕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觀容貌而儐相其禮度其禮而儐相其辭

志孔子喪〔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亦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彰明志識焉。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

樊遲

三刻踰溝　左哀十一。齊師伐我。及清。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　弱年少也。雖年少。能用命。與衆三刻約信。如樊遲言。乃踰溝。　辭冉有

澹臺滅明

行不勝貌　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

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史〕有澹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爲名〔史記〕朋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已受業退而脩行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索隱曰家語言子羽有君子之容而此言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狀也正與家語相反〔按〕嘗以家語爲是

澹臺之行〔家語〕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此澹臺子羽之行也

父好王犯〔左哀八〕吳伐魯貸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王犯吳大夫故嘗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

公冶長

能忍恥〔家語〕公冶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辯鳥語〔論語疏〕公冶長辨鳥語　按

鳥語如介葛盧之知牛鳴容或有之疏引唶唶嘖嘖之說不足信他書言雀呼得羊致訟繫獄齊人出師諸說尤俚俗今不錄

巫馬期

宰單父 說苑子賤宰單父鳴琴而治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詳子賤

司馬牛

適齊適吳 左哀十四宋向魋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齊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

之而反逐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邱輿

牛桓魋弟特守邑將信阬氏魯人錄其卒葬所存愍賢者失所

琴張

弔宗魯

左昭二十 衛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

爲利疾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公孫衛侯之兄縶。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臨尸而歌【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按莊子寓言未必實然。琴張狂士或有此意

鯉

賜鯉【家語】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鯉。而字伯魚

期而猶哭【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
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猶
哭夫子所
以歎其甚

陳亢

止殉葬［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
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
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
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
以二子者之爲之
也於是弗果用

子思

必誠必信［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
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

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執親喪

[又]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母喪

[又]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故不得哭之於廟[又]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

不喪出母

[又]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

爲白也毋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毋故孔氏之不喪出毋自子思始也　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疏先君子謂孔子孔子父先娶施氏無子而出施氏卒孔子雖爲父後猶爲之服從降也伯魚之母并官氏未嘗出舊說謂伯魚喪出毋誤矣

論舊君反服

〔又〕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言稱可興

〔孔叢子〕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若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言苟變

〔又〕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

子思

良工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鄰國也

國事日非〔叉〕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泄柳

不家於喪〔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碩子柳弟 具謂喪具其何以哉言無其則有錢也

閉門不納〔說苑〕繆公

闕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
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
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
則雖徒步以朝國猶為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申詳

子張召詔詳子張 請償禾詳子柴 謝公叔成孔叢子衛公叔成齊魯謂

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
告曰人求親於子子何辱焉子思曰公叔氏之子愛
人之同己而不知賢夫其親撥非心見者所可親
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
詳曰其不知賢奈何曰有讒穆之徒好飾辯說觀
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
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為善不求人知不撞
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

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

按公叔戌奔魯在定公十四年是時子思尚幼其親敬子思者當既久之事與姑錄之

段干木

軾閭（呂氏春秋）段干木晉之駔儈也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其僕問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　駔儈會合交易者也

偃不敢息（又）文侯往見段干木段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

則不肯，祿之則不愛，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師事（史記）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文侯皆師之。

公明儀

為志（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志，識也。此殷禮，士葬飾，儀欲尊其師也。

問孝（祭義）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詳曾子。按儀蓋師子張，後師曾子也。

曾元

辭易簀（檀弓）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語曾元 曾子子

曾子寢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女夫魚鱉黿鼉猶以淵爲淺而掘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大戴禮

曾子寢疾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曾西

傳詩 備考經典次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 按註因舊說以曾西爲曾子之孫然春秋時名申者多字子西宏爲曾子之子曾申之字

孫子

母教子

列女傳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教子矣遂居之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汝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軻懼旦夕勤學不息 按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故曰予私淑諸人謂子思之徒孔叢子有見子思問答數章非事實今不錄

至梁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故孟軻至梁 按惠王三十五年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也然孟子至梁非在此年竹書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丙戌改元稱一年是後又十七年當周愼靚王之二年壬寅而梁

次年乃爲今王元年今王者襄王也竹書出魏襄王家故稱今王史記不知惠王有改元事誤以後元之年繫之於襄王襄王之後爲哀王哀王乃襄王之誤耳魏實無哀王也然則孟子至梁當在惠王後元十六年當慎靚王元年辛丑次年惠王卒襄王立一見而即去耳惠王所以改元之故說不見

適齊 史記孟軻傳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孟子實先至梁而後至齊觀其本書可見去梁在襄王初立之年壬寅適齊當在其後至周赧王元年丁未齊有伐燕之事通鑑謂在宣王十九年者是也史記謂伐燕在湣王十年與孟子及戰國策皆不合誤矣蓋史記齊威王宣王湣王之年皆有誤宣王侵威王之年湣王侵宣王之年故誤謂孟子先游齊

攻王邪心 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

擁楹而嘆 列女傳孟子處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六

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故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

作七篇

史記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